

訪高雄校友醫科分會會長——梁精修醫師

一、引子

百丈隨著馬大師在路上走，見野鴉子飛過。

「是甚麼？」大師問。

「野鴨子。」百丈答。

「何處去也？」大師問。

「飛過去也。」百丈答。

大師道：「何曾飛去！」

X X X X X X X

二、幕起

校友一詞，在筆者的印象中，不外乎是偶而來課堂講課，或各社團於經濟不景氣時行『勒捐』的對象，他們就像經過蛹之生，展翼而去的那一群，而我們不就是正在繭內掙扎這一羣。所以，當我答應了社長邱公去探訪高雄校友會的現況時，心中不免有些戰兢及惶恐……。

進了醫院大門，報上了姓名，坐在候診室的一隅，對這高雄市頗負盛名的骨科醫院先 inspection 一番：斑斕的長椅，診療桌後滿架的書籍，零亂中倒也不失規矩。不一會兒，梁醫師查房下來，引筆者到會客室，開了啤酒，寒喧數句之後，筆者也就藉酒壯膽，問將起來：

「請問高雄地區校友會的近況如

何？」

梁醫師輕笑道（一種無奈的微笑）：「無啥好說的，已經很久沒舉辦活動了。」

聽了這句話，筆者心中便涼了半截，看來這篇訪問稿要流產了。於是，馬上追問：「您可否談談高雄校友會成立時的大概情形？」

梁醫師想了一下，答說：「高雄地區校友會最早是由我及阮仲洲醫師於民國六十五年促成的，當時也未訂定特別的規章，只要是高屏地區的校友皆為會員，會長則是由會員自由推舉。校友會之下，再細分成醫、牙、藥三個分會。而醫科第一屆會長則為阮仲洲校友。」

「創會時議定每年舉辦四次聚會，先聚餐後開會。當初的原意是餐後大家聊聊，互相交換心得，看看幻燈片，或藉此而聯絡感情。雖然，會有醫、牙、藥之分，但所有活動都是一同舉行的。一年之後，我才接任了會長。」

講到此，梁醫師緩了口氣，嘆道：「可惜校友參加的不多，人數愈來愈少，甚至其他分會的會長也未來參

加，實在令我們主辦者心灰意冷。所以，自民國六十九年中斷後迄今，已未再舉辦活動。」說罷，梁醫師舉起杯子，狠狠地喝了一口。筆者為其斟滿後，續問道：

「當初創會的動機與目標，可否談一談呢？」

梁醫師：「是這樣子地，我是北醫第一屆畢業生，畢業之後先至林天佑教授處學習，後又到省立高雄醫院服務。那時也沒有甚麼校友、學長，在學習的過程中，總是受到其他醫學院同行的排擠。筆路藍縷，寄人籬下的辛苦，實非現在可以比擬地。所以，在當時的我便深深覺得只有團結人的力量，才可以在這行中爭到一席之地。校友會的構想，於焉產生。」

「至於校友會的目標，目前校友會正處於青黃不接的時期，校友們參與的不夠踴躍，根本談不上目標。是我心中有一構想，打算先結合校友的力量，在高雄成立一校友會館。一來凡是南下的校友，住宿有所著落，二年可促進各地區校友感情的聯繫」

聆聽了此遠大的計劃，筆者心曠為之一振，又問：

「在此『

何打算？』

梁醫師：「

進行召開校友

由年輕的一代

友會一股新的

前，目前我身

之一。這幾年

，為幾位校友

獎學金。將來

始攜子後，再

。我覺得只有

友會及校友們

「可否請

會的感受？」

梁醫師語

行醫十幾年來

，醫師這一

的貢獻。然而

此外，更需要

醫學姊妹們有

持此而設。

對學校、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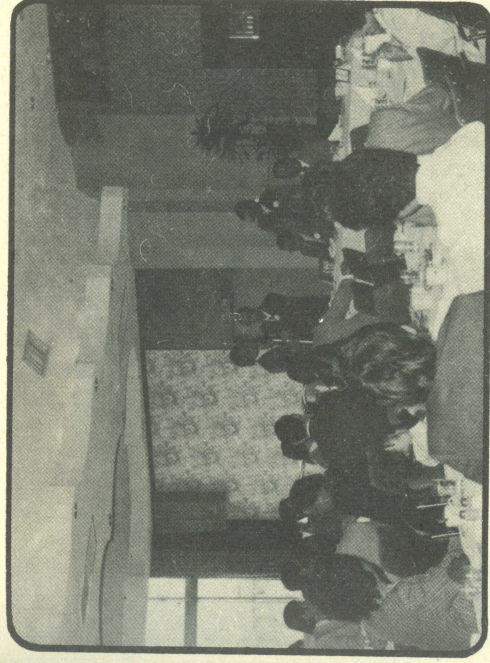
都是一種損失

……片刻

將見底的酒瓶

。遂換了個

敬啟董事會有



醫師

者心灰意冷。所中斷後迄今，已罷，梁醫師舉起口。筆者為其劃

機與目標，可否

樣子地，我是北業之後先至林天到省立高雄醫院，怎麼校友、學長，只是受到其他醫學藍樓，寄人籬下以比擬地。所以更覺得只有團結這行中爭到一席之地，於焉產生。」的目標，目前校友的時期，校友們多談不上目標。但打算先結合校友，立一校友會館。一住宿有所著落，校友感情的聯繫」的計劃，筆者心裏

「在此『不景氣』時期，目前您有何打算？」

梁醫師：「我計劃農曆年後，再重新召開校友會，改選會長，最好是比年輕的一代來擔任，或許會帶給校友會一股新的幹勁及活力。在私人方面，目前我身為高雄市醫師公會理事之一。這幾年來，我也利用這個機會，為幾位校友爭取到醫師公會的留學獎金。將來我打算待我交出校友會的擔子後，再出來競選理事長的職位。我覺得只有如此，我個人對整個校友會及校友們，才能有更大的幫助。」

「可否請您談談這幾年來辦校友會的感受？」

梁醫師語重心長地嘆道：「回首行醫十幾年來，深深覺得無論各方面，醫師這一行，對社會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。然而，身為醫師，除行醫濟世外，更需要對整個社會、母校、後輩學弟妹們有一份使命感。校友會即對此而設。若校友會無法延續下去，對學校、對個人、對學弟妹而言，都是一種損失。」

……片刻沈默之後，筆者望著已將見底的酒瓶，也感染了那些許的唏噓。遂換了個話題：「請問梁醫師對校董事會有何意見？」

出乎筆者意料之外地，梁醫師喝了口酒，一臉嚴肅的表情，却低頭不語。筆者自忖：大概這問題正觸中了北醫人心內的疤痕。急忙改口道：「曾聽其他校友提過，主張董事會全由校友們接管，您以為如何？」

梁醫師這時才緩緩說道：「身為學校董事，不應心存私見。弄到現今這種地步，更不應該。個中是非，暫且不提，我認為理想的董事會，至少應有一位校友在內，這位校友可由各地區校友會推選出來。甚至可集校友之力，董事會全由校友來擔綱，也未嘗不可。」

提到董事會，免不了就要提到那扶不起的阿斗——附設醫院。

「附設醫院，我只在幾年前去看過一次，確實情形我也不甚了解。但我想改進的方法不外乎兩點：

1 首先要提高醫師的待遇，待遇提高自然留得住醫師。就我所知，許多北美校友，在美國也不見得都很成功，多數只是過得去而已。所以如能提高待遇，許多北美校友，必定樂意回來。

2 醫院本身的醫療措施要再加強，校友才敢放心地後送。附設醫院也不是每科皆差，比如我自己是走骨科的，我的案前，就有鄭俊達主任的電話號碼。一旦遇到無法處理的情形，

隨時可以聯絡。所以只要 staff 夠強，校友一定很樂意把病人後送的。

談到醫師的待遇，筆者提及院校之間曾為這次第二教學大樓的經費問題，有過爭執。梁醫師對此事並未表示意見。筆者正欲追問，梁醫師却接著道：「在目前這種惡劣的環境中，我只能對在北醫人深表同情。但你們也不用顧慮太多，最重要的是心無旁騖，充實自己，惟有實力才是最佳的後盾！」談話至此，嘎然而止，整個會客室凝結著一股懾人的寧靜，讓人喘不過來。似乎過了許久，梁醫師才又喃喃地重覆：「惟有實力才是最佳的後盾！」語氣間充滿了對後輩的期待，又好像是對自己十幾年經歷的肯定。

二、幕落

告別梁醫師，出了醫院大門，竟已是滿城的灯火。筆者酒量素以口計，此時早已耳燥面紅，只覺得腳步輕飄飄地。會聽人云：酒到微醺，最是舒暢。想必就是這種 Euphoria 吧！到了街上，辨清方向，迎著晚風，踏向歸程。但腦中一直迴響著：實力才是最佳的後盾。可不是嗎！展翼的何曾飛去；掙扎的豈又僅僅是繭中的那一群……。